



五迷浮雕



北美水牛角烟斗

希伯来宝盘



年代两个日本人来现场临摹过的记录。

比之《女史箴图》，大英博物馆还在其中国厅展出敦煌壁画。这数十平方米的壁画，边缘的割痕犹清晰可见，无疑是采取了类似老额尔金在雅典卫城类似的手法。原来，1856年至1932年间，多个所谓的“西方探险家”以科学考察的名义，深入我国西北地区达60多次，次次都掠走大量文献文物，方才告一段落。其中，尤以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（Marc Aurel Stein）和法国人伯希和（Paul Pelliot）在敦煌藏经洞劫掠的文物为最多。如今，敦煌藏经洞的4万多件经书文稿中，大英博物馆就藏了1.3万件，中国现存仅剩三分之一，难怪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曾经感叹：“敦煌者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。”

据文化学者吴树先生统计，英国各大博物馆、图书馆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约130万件，大多数是在近代殖民主义时期被侵略者从中国非法劫掠流落海外。其中，大英博物馆收藏中国书画、古籍、玉器、陶器、瓷器、青铜器、雕刻品等珍稀国宝有3万余件，流失海外的中国古代绘画精品几乎都在馆中。吴树表示：“这些文物珍品涵盖了近7000年中国历史，其中许多都是从未面世的孤品。”除了敦煌壁画、唐摹本《女史箴图》以外，大英博物馆还藏有初唐宗室李孝斌之子左武卫大将军李思训的《青绿山水图》、宋初江南画派代表人物巨然的《茂林叠嶂图》、北宋三大家之一的陕西画家范宽的《携琴访友图》、号称龙眠居士的安徽人李公麟的《华岩变相图》、宋大文豪苏轼的《墨竹图》。此外，还有商代青铜双羊尊、西周康侯青铜簋、邢侯簋、汉代玉雕驭龙、唐代黄玉坐犬等，每一件拿出来都堪称镇馆之宝。

英国鼎盛时，对世界各地特别是亚洲、非洲、美洲、大洋洲弱小民族百科全书式的掠夺史，都在大英博物馆和许多其国内的博物馆中体现着。那些数百年、上千年、数千年前诞生于世的文物，无声地在那里讲述着一部部掠夺史。

同样，法国巴黎卢浮宫藏品不断丰富过程，也展现了法兰西帝国在欧洲、美洲、非洲和亚洲扩张的过程。法兰西帝国对外用兵扩张时期，如佛朗索瓦一世、路易十四、拿破仑一世等人统治期间，是卢浮宫馆藏文物增长最快的时期。

在拿破仑一世当政时期，他主张——每一件天才的艺术品都必须属于法国。他将卢浮宫改名为“拿破仑博物馆”。拿破仑战败后，欧洲各国先后从卢浮宫追索回5000件文物。但由于法国人圆滑的外交手段和天才的说服力，依然有许多掠夺来的艺术品留在了卢浮宫。吴树举例说：“譬如卢浮宫竞技场院拱门上的马群浮雕，系法军从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顶上拆下来的；镇馆三宝中的米洛斯的阿芙洛蒂忒、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来自法国驻外使节或法国海军的巧取豪夺。卢浮宫1828年设立的古埃及馆中，神庙断墙、木乃伊、头像等350件藏品，都是拿破仑的军队在征服埃及时盗掘而来的。”

大国变迁改变夺宝方式

作为后起的大国，美国参与到瓜分世界的热潮时，英法等欧洲强国早就已经进行过数轮瓜分。美国纵然也在巧取豪夺，但其并没有完全复制英国的抢夺行径。

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所藏中国文物来说，许多并非如英军士兵那样直接从中国夺来，而是从中国的文物贩子手上收赃而来。

今年4月，《新民周刊》记者曾到美国费城，花了15美元，在当地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流连半天。

对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来说，这所博物馆体量不算大，却绝对是宾大明珠。记者深感震撼的是——宾大博物馆对中国文物的重视程度，以及某些地方又有点儿遮遮掩掩的态度，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。譬如，尽管中国文物、艺术品在宾大博物馆藏品中所占比例很大，并且摆放在最重要的正中展厅，然而，展馆名称却是“JAPAN&CHINA”，亦即“日本和中国”厅。然而，整个大厅内目视日本展品仅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体量。而中国展品中，除了甲骨文残片等在中国都很难见到的珍品以外，更有宾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——拳毛騧和飒露紫——此乃唐太宗昭陵六骏中的两匹马的石像。至今，陕西唐昭陵仍存什伐赤、白蹄乌、特勒骠、青骢四匹，而昭陵所展示的拳毛騧和飒露紫，

那些数百年、上千年、数千年前诞生于世的文物，**无声地在那里讲述着一部部掠夺史。**